

BASHAN GUIHUA

WeiMinglun Zhu

“鬼话”清样收到，连夜校改。

拜谢二位鼎

预计山

预计三年，

预计打3三年，

人们只闻

高声，却至今

入胜。



魏明伦 著

巴山鬼话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巴山鬼话

魏明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2219

特约编辑 刘绪源
责任编辑 谌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巴山鬼话

魏明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9,000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4次印刷

印数 25001—35000

ISBN 7—208—02385—9/I·44

定价 10.00 元

美而庄严

——祝贺《巴山鬼话》出版

林雨纯

谢榛有一语：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一代才子魏明伦，推出合杂文与散文为一集的《巴山鬼话》到深圳闯关，参与文稿拍卖；一个有胆有识的深圳青年曹东林，拿出私囊积蓄8万抱走《巴山鬼话》。一个是以别树一帜，独铸新词而蜚声文坛的名流；一个是因踌躇满志，独具慧眼而被誉为新文化人的小字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敢道敢为，有远见卓识。

是历史的契机使他们在异乡相逢，是文学的情缘使他们成为知音。这一历史的选择组合与举措，谁敢说不会在神州文坛闯出另一番风景哩？

有鬼才之称的魏明伦早年写《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三次连获全国优秀剧本奖。写《潘金莲》的轰动效应国人耳熟能详。全国移演，观众暴涨，把剧坛搞得沸沸扬扬，

声名远播。

如果说《潘金莲》是开川剧走向世界的先河，那么，《巴山鬼话》是树杂文异帜之作。

独诣为宗，自标灵采，是魏明伦写戏的风格。他自述艺诀十六字——喜新厌旧，得寸进尺，见利忘义，无法无天（利指适应时代，争取观众；义指僵化的教义、定义）。他自认是生活中的守法者，艺术上的违法户。不依古法但横行，随心所欲不逾矩。他写戏如此，做文亦然。《巴山鬼话》是无边但有格的一个华章锦绣的艺术天地。谈戏论文议史，及人及事及情，叙事感怀，说理抒情，不拘一格，意境清新。繁山复水，处处宜人。

文章之作，在乎情性之说。情来，兴来，神来。《巴山鬼话》奇思喷射，如疾电掣空；笔墨飞翔，似惊飓掠地。或婉约，或豪放，或开阔，或工细，或婉转言情，小而博大，短而精深。没有伪装与粉饰，以作家自己真诚的独白，贯串着哲理的探索，蕴含着思想的火花。读后，被攒动的感情波澜久久不能平复。

生活，是文艺作品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已成常识。《巴山鬼话》的一些篇什，以“多存芝麻好打油”，“要先搞优选法，择出良种，方能芝麻开花节节高”，“万变不离其宗”，娓娓道来，通俗阐明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笔涉人间烟火，正视世上波漾；背靠传统，面向未来，是作家孜孜的艺术实践与追求。深厚的生活基础，广阔的知识领域，高超的专业修养，使作家挥纤毫之笔则万类归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达此境界，有外师造化，才能内得心源；有触物为情，才能赅备绝妙。作家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那该是广大

文学习作者的福音。

文字考究独到，文辞精炼传神，使《巴山鬼话》如同一湖活水，满眼亮色。魏明伦写杂文、写散文，叙述语言保持写戏的文辞特色，以白话为主，文言为辅，两者互补，流畅通达，飘洒宛转，独树一帜，不是行家都能有。难怪“学界昆仑”钱老先生曾对他的行文方式有所赞赏。他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力，对文言读得多，记得熟，化得开，用得活，使《巴山鬼话》的语言特色可谓高出他人一筹。

普希金说过，美的作品必须同时庄严。

魏明伦戏言《巴山鬼话》鬼话连篇。序言阐明此书是“杂文与散文拼盘，白话与文言骈骊，思辨与抒情对照，麻辣与清淡兼容。打个好吃鬼的比喻：川菜特产，鸳鸯火锅。”

倘若要给鬼话连篇的“鬼话”下个定义的话，那就是，《巴山鬼话》是一部美丽而庄严的“鬼话”。《巴山鬼话》作品的肌理、格调、气度、韵致自成一格，美丽庄严。作品从形式到内涵，渗透着作家富有特色的禀赋、性格、气质、素养和情思的美。

明末清初的张岱曾经讲过：有人从海外归来，对乡人说到海外所见，山珍海肴，奇奇怪怪。乡人争舐其眼。

我祝愿《巴山鬼话》的出版能得到同样的效应。可以断言，必然有同样的效应：读者争舐其眼。

1994年岁首于深圳作协

自序

1

蛰居巴蜀小城，半生从事戏文。敝姓魏，这个字不能简化，一半委，一半鬼。姓氏注定委身于鬼，写起戏来便有些鬼聪明、鬼点子、鬼狐禅，总爱离经叛道，闯关探险。于是招来褒贬不明的绰号——戏鬼！

褒之可上《录鬼簿》，在元人杂剧前辈诸公之后叨陪末座。

贬之则用铁扫帚打入另册，与牛鬼蛇神为伍。

2

前几年编剧之余，洒了些剩墨，凑成些闲文。写戏是有心栽花，作文是无意插柳；偶尔到文学界客串几场，数量甚微，就那么几板斧。只求少而不粗，短而不浅，从内涵到形式皆斗胆独树一面鬼帜。虽是江山易改，鬼性难移，但鬼话不离人间烟火；鬼眼儿盯住多灾多难的中国；鬼胎里怀着一片

2 巴山鬼话

责任心，几分使命感；鬼头鬼脑思考人的价值，神的奥秘，官的沉浮，民的忧乐，会不会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大不小的“节日”？……

现将连篇鬼话收为一集，杂文与散文拼盘，白话与文言骈骊，思辨与抒情对照，麻辣与清淡兼容。打个好吃鬼的比喻：川菜特产，鸳鸯火锅。

3

古代杂文、散文、论文没有明确分门别类，统称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演变界定为杂文、散文、论文几种体裁。杂文领袖鲁迅，散文大师朱自清、林语堂、周作人、谢冰心等等。当年杂文、散文一时瑜亮，各有千秋。据我偏爱愚见，诸家散文精品再美，也不及鲁迅杂文解剖人生，震撼灵魂，推动时代，彪炳史册。可惜鲁迅风骨后继无人，谁继承谁倒楣。锋利的杂文，带刺的玫瑰，开始凋零于五十年代中期那个寒冷的夏天，后又全军覆没于那场说来众所周知，其实众所不知的滔滔浩劫，重重黑幕里……

得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伤心往事宜忘不宜记。咱们都去购买一种名传电视的妙药（洁尔阴）——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吧！

4

杂文是个奇特品种，太黑暗或太光明的时代都没有她用“文”之地。

天下太无道，不准庶民非议，庶民不敢公开非议。

天下太有道，放手让庶民非议，庶民则无可非议。

当天下进入新旧更替，美丑交织，光明与黑暗周旋，真理与假话角逐，改革与保守碰撞，开放与封闭拉锯，分娩伴随阵痛，裂变引出奇观，法制虽不健全却又保持相对的民主，……这时代，杂文应运而生。

别说其他，单揭官场腐败，就足够杂文家嘻笑怒骂：追问这种被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所谓“现象”是否已渗入本质？为何其生命力如此顽强，繁殖力如此普遍，应变力如此灵活？反腐败号令久矣，为何老是雷声大，雨点小？反来反去，腐败现象反而每况愈“上”！真奇怪，为什么腐而不“败”呢？！

好在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杂文可以揭示；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揭示便受局限。而局限，正好因势利导，构成杂文艺术特征之一：曲笔。回廊九转，曲径通幽，味道就在伊人曲线美啊……

如果生活中出现倚仗权势，指鹿为马，杂文家无权无势，只好运用曲笔，指桑骂槐。

指鹿为马是严肃认真的假话！

指桑骂槐是佯狂假痴的真话！

5

深夜苦思，真话与真理是个什么关系。

可否这样说：真话是真理的基础，真理是真话的升华。
真话不等於是真理，但真理起码必须是真话。

当代提倡讲真话的代表人物巴老，在历经多年谎祸之

后大彻大悟，归真返朴，叩响真理之门。

吾乡四川地灵人杰，出了这么一位文坛泰斗。写到此，自然联想起另一位川籍文豪——从大佛脚下沫水若江走遍天下，成名于高唱《女神》，鼎盛于疾呼《雷电颂》，终结于瞎说《李白与杜甫》！

从前我喜欢郭沫若青春灿烂，如今我敬仰巴金晚霞辉煌。若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巴老比郭老逊色。若论道德风骨、人格力量呢？……

恕我直言，暮年的郭老有些可悲，他用违心的假话否定自己黄金时代说过的大量真话。

晚年的巴老确实可贵，他用掏心的真话忏悔自己灰暗时期说过的少量假话。

后生小子鄙人则可恶，竟用痛心的鬼话议论大人物。我沉重地叹息自己曾经那么倾倒的文豪，临终时留下一个假聪明真糊涂的遗嘱——骨灰不埋在生他养他的桑梓乐山，硬要撒到与他自己毫不相干，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

6

杂文别多写，这劳什子惹祸。若从个人眼前安危着想，远不及挥洒散文保险。

杂文多辛辣，散文多恬淡。杂文如烈火，散文似清泉。写杂文非刺不可，写散文没刺无妨。杂文如诤友，散文似情侣。杂文是怒目金刚，散文是低眉菩萨。杂文逆耳，散文开心。写杂文风涛涉险，写散文安步当车。所以，人们趋利避害，形成

现阶段散文热，杂文温，两种姊妹文体发展不平衡。像我这种酷爱并擅长杂文的角色，刚露两手独门活儿，就给自己惹出一身麻烦，吃了许多大亏。换招吧，与其降格减锐去弄那种人云亦云，不痒不痛的杂文，倒不如索性改写散文，玩玩美文，从兹只谈风月，彼此相安无事。

果然一写散文即连连获奖。手捧实惠，口尝甜头。回顾写杂文如同端起一碗忆苦饭！

7

魔鬼附身，这序言怎么不知不觉又搞成一篇杂文了！

算一算，这本小集子譬如十个指头，其中九个半取得共识，皆大欢喜。只余几篇有过争议诘难，就算半个指头吧，岂能力拔山兮？大山也不至于那样脆弱，经不起弹指一挥。今夕何夕？《巴山鬼话》想必不会重复《燕山夜话》之厄运。中国向何处去？明白人心中都有数，就无须“鬼话”说穿了……

1993年11月

目 录

美而庄严

——祝贺《巴山鬼话》出版	林雨纯	(1)
自序		(1)

杂文辑 神坛鬼辩

文学与自我	(3)
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	(5)
毛病吟	(8)
半遮的魅力	(11)
盖世金牛赋	(13)
深山骏马碑	(15)
华灯咏	(17)
饭店铭	(21)
三终于三	(23)
对联与谶语	(25)
帅才不及帝王术	(28)
寻找关汉卿 呼唤成兆才	(31)

我“错”在独立思考	(37)
魔术之手	(41)
戏题韩羽画猪	(44)
小鬼自白	(45)
振兴川剧意识流	(48)
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	(53)
一戏一招	(64)
读书三性	(67)
士可杀而不可辱	(69)
追还道义	(71)
牛棚读板桥	(74)
《中华影星》在倾斜的天平上	(91)
悲愤投“海” 佯狂经商	(99)

散文辑 人间鬼情

醉写孙月霞	(117)
川剧恋	(124)
信不信由你,不由你不信	(129)
苦吟成戏	(136)
巴金印象记	(141)
上海存知己	(145)
诗魂画魄	(150)
驼影琴心	(153)
岩畔回声	(158)
秀才遇见兵	(161)

目录 3

画到昏时是醒时	(164)
赠于蓝	(166)
新诗审美嬗变说	(167)
美哉,丑贼	(174)
啼笑江湖素描图	(191)
手绢赋	(198)
我与曹东林巧结书缘	
——代后记	(204)
跋	曹东林(207)

杂文辑

神坛鬼辩

文学与自我

这座圆溜溜的星球上，人类堆积太多，只好用几何板块划分人的脑袋。矮子们往往把自己弄丢了，又常常不甘示弱，像拿破仑一样踮起脚尖，骚动着，呼喊着，想把自己寻找回来。

我比拿破仑的个子还矮，只与鲁迅、曹禺身材相当。反复衡量，没力气玩枪，有条件摸笔，于是便操起了文学。

文学就是我，七情六欲皆有，强烈度超过一般人。多梦，神驰八极，喜欢自由自在，第六感觉特别敏锐：风吹竹，雨打萍，疑是民间疾苦声。联想无边无际，没完没了，越是讳莫如深之事，越想弄个水清石现。

文学应似我，不信任任何宗教。文学使人陶醉，宗教使人麻醉，两者都能引得芸芸众生着迷，但迷的后果大不相同。低档的文学也比高档的宗教更好，出一大群金庸迷、琼瑶热有什么要紧？出一帮子挥舞红宝书的宗教狂可就要命了。

文学是狡黠的情人，话不说透，让你自个儿猜测。她用遮掩来突出，用省略来增添，用一支鹅羽在你心尖上轻轻撩拨，撩得妙不可言，撩得人用呻吟来表达快感。

文学是调皮的小孩子，不踱方步，爱跳，爱跑，有时跑出